

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重视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经济,将经济发展纳入了“法治”的轨道。这一经验是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

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是在经济关系的性质还是在生产目的上,都是根本不同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组织管理,也不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相提并论。但是,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经验,以及其通过立法确立的一整套经济管理制度,又不无可取之处。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有水平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选择地吸收其中的合理成份和科学因素,对于加快我国的各种经济立法的步伐,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不无裨益的。

总之,我们之所以不能同意全盘否定剥削阶级法的观点,是因为它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法的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这种观点,否认了法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因而也就否认了社会主义法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国法律科学和法制建设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和反对只讲吸收、不讲批判,以法的继承性否定法的阶级性的错误倾向。因为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将社会主义法等同于剥削阶级的法,从而否定了法,特别是否定了社会主义法的阶级本质。只有正确地理解法的阶级性与法的继承性,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使我国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迅速前进。

〔本文责任编辑:蓝永蔚〕

## · 学术通讯 ·

# 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学的两封通信

编辑同志:

钱学森同志在《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第六期)一文中认为“文艺学到现在还没有确立”,这可能是误解(我国教科书一般称文艺学为文艺理论),因为文艺学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确立了。而现在,无论在哪个国家大学的语言文学系中,都要开文艺学这门课。文艺学是对文学艺术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对文学艺术这一社会现象的解释和说明。当然,文艺学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资产阶级文艺学之分。

钱学森同志认为,新确立的文艺学“应有研究社会影响的政治文艺学和研究文学艺术结构的文艺体系学”。其实,这也是早已确立的文艺学的古老的研究课题。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政治文艺学都有过很多论述,当然,他们并没有用这个词。政治文艺学研究的问题也就是文艺的外部规律。我国文艺界现在经常讨论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的社会效果”等等问题都是政治

文艺学问题。而文学艺术结构,这更是每本文艺学教科书必定要讨论的问题。

钱学森同志还认为“教育学出现最早,有几百年的历史;科学学却晚得多,才有五十年的历史;而文艺学到现在还没有确定”,“资本主义国家直到现在也没有把它(指文学艺术——笔者注)当作国家大事来抓”。这个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从有文学艺术实践起就有对文学艺术进行总结的文艺学。例如,有荷马、索福克勒斯等诗人、剧作家,就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文艺学家。我国古代孔子等人也是有文艺观的。因此,文艺学并不是没有建立,而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事实上,教育学也不止几百年的历史,因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对教育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孔子则是中国公认的教育家,对教育有一套理论。因此,文艺学和教育学可以说是同时建立的。文学艺术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它能够起到巩固经济基础的作用。因此,任何统治阶级对文学艺术都是重视的,资产阶级也不例外。资产阶级并不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把它当作国家大事来抓”,而是早就利用文学艺术来为他们本阶级的利益服务了。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他们对封建阶级的斗争,到现在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都利用了文艺这个武器。例如,现在日本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就拍出了《大日本帝国》等宣扬军国主义的影片来为他们服务。而我们无产阶级,对文艺也是非常重视的。鲁迅先生说过:“一切文艺皆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都是文艺。”所以,鲁迅先生和其他革命者早就利用文艺这个武器来对反动派进行战斗。现在,我们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也就是要充分发挥文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虽然文艺学早已建立,但是,钱学森同志提出要建立一门文化学,我却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应该对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整体——文化进行研究。应该研究文化对人类进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研究应该把文化事业放到一个怎样的位子上。

钱学森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的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又转向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这是很使人高兴的。最近,我读了美国科学家冯·卡门的回忆录,更是被钱学森同志那博大精深的学问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所倾倒。我是一个青年学生,本着哥本哈根精神不揣冒昧地对钱学森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上述意见。如有不当之处,请钱学森同志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江西财经学院 8141 信箱 平亮

编辑同志:

读了转来的平亮同志的《几点商榷意见》后,感到“误解”的倒可能是平亮同志。在文章中已写明,我讲的是“组织管理文学艺术工作的理论学科”,也就是作为国家组织管理文学艺术活动的系统工程科学理论,是这样的文艺学。国家的这项功能创立于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更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在十二大,提出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国家一定要组织管理好文学艺术活动,才成为一项迫切任务。所以这样的文艺学,就是马克思也难预见,更不会是“古已有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至于在建立这样的文艺学的时候,要吸取一切有用的前人成果,那也是常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